

丰腴妖艳的林姑娘
阴险狠毒的人蛇

一条条极其隐蔽的走私黑道

一个个破灭了的天堂梦

金钱梦

美女梦

黑道上的交易

式堂 郭德龙 著
南文艺出版社

黑道上的交易

吴式堂 郭德龙著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黑道上的交易

吴式堂 郭德龙 著

责任编辑：余志超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

字数：93,600 印数：1—15,400

ISBN7—5404—0242—3

I·184 定价：1.30 元

前 言

南国有一颗璀璨的明珠——深圳市，它位于广东省宝安县沿海，东临大鹏湾，西连珠江口，北靠梧桐山，南与香港新界接壤，广九铁路南北贯通，历来是我国主要进出口岸之一。一九八〇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利用深圳市的特殊地理优势，在这里设立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这个边境小集很快成了举世瞩目的繁华城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各种合资工厂、贸易公司星罗棋布，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做生意的，办实业的，搞技术引进的，还有参观旅游的，有如南海大潮，真是沸沸扬扬，热闹繁华异常。深圳经济特区的开设，犹如开放了一个大窗口，国际的科技发展信息，现代的管理经验，新潮的思想文化观念，源源地从这里传入我国内地，犹如宜人的南风，在祖国大地上从南向北徐徐吹去，使人们眼界大开，头脑清新，精神振奋。但是窗口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跟着进来了。近几年来，国内外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我国改革开放之机，钻政策不完善的空子，从走私手表到录音机、录相机，走私衣服布料到黄金文物，走私猪肉到贵重药材……应有尽有，无所不包。走私手段既有飞艇从海上偷运，也有汽车从陆地偷载；既有团伙勾结集体走私，也有匹马

单枪独自闯关；既有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电子战，也有参照古代兵法偷梁换柱蒙混过关……有人说，掀起走私的浊风恶浪的是一条条嗜血成性的恶鲨，那么对付它们的便是猎鲨的勇士。深圳这个对外开放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活跃着一支英勇的武装警察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深圳市支队。他们在与这些走私贩卖分子的角逐较量，周旋搏斗中，以其大智大勇，演出了一个个惊险曲折，引人入胜的猎鲨的活剧。本书中的故事都是根据事实记录的，甚至故事中的人物除了个别人名字作了改动外，绝大多数都是真名真姓，真人真事。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得到武警深圳市支队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帮助，在这里表示最诚挚感谢。

吴式堂 郭德龙

目 录

前 言

林姑娘卧室的秘密	(1)
幼童失踪之谜	(20)
鳗鱼苗的故事	(31)
断头台下的交易	(46)
跌落尘埃的掌上明珠	(61)
黄金梦的破灭	(77)
一出权势导演的丑剧	(90)
海上猎鹰戏黑鲨	(109)
发票上的疑点	(120)
滚雪球的一〇七案	(133)

林姑娘卧室的秘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清晨，当冬日艳阳刚刚跳出南海海面的时候，座落在深圳市建设路的一座二十二层的高楼——友谊大厦，就象镀上了一层金，更显得雄伟壮观。

这是一座专门出售给香港同胞的住宅楼，楼里住着一百多户常来深圳做生意的香港同胞和他们在国内的亲属。在这里出出进进的都是西装革履的先生和衣着鲜丽的女士。他们来去匆匆，都在各自谋生的道路上奔忙。

上午九时许，友谊大厦永星阁六楼D室的门口，来了两个衣着入时的男青年。个子稍高的那一个，上身穿一件皮夹克，下身着一条苹果牌的牛仔裤，络腮胡子刚刚剃过，胡须根泛着淡淡的青色，衬着深凹的眼框里一对发亮的眼睛，显得十分精明；另一个穿着一套猎袋，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派头十足。

清脆的门铃响过以后，D室的房门开了，一个穿着紧身大

花毛线衣，身体略显肥胖的年轻姑娘走了出来。

“请问你们找谁？”姑娘朝来人瞟了一眼，迟疑地问。

“你就是林姑娘吗？”高个子男青年显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我们是赵汉阳介绍来的。小赵是我们要好的哥儿们。”

听到“赵汉阳”三个字，姑娘马上堆满了笑脸，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

进门是一个客厅，墙上贴着墙纸，华丽而不俗气；粘合的塑胶地板，光洁可以照人；客厅里摆着沙发、组合柜、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清一色的进口货。客人落座以后，林姑娘连忙泡功夫茶招待客人。客厅里只有功夫茶具是“土造”的陶器，但也显得古色古香。

“我是广州人。”高个子男青年故意在说话时露出了广州腔。“他是惠阳人。看得出来你是潮汕人。你们潮汕人待客，进门就是一泡功夫茶嘛，哈哈！哈哈！”客厅里充满着爽朗的笑声，气氛很快就轻松、融洽起来。

“请问小赵让你们来找我做什么事？”

“啊，小赵对我们说他给你当‘马仔’，在广州帮你推销进口西装，很好销，已经卖出二十二套了。他让我们也来帮做，在广州、惠阳给你推销西装……”

“原来是这样呀。”姑娘点了点头。小赵最近确实帮她在广州卖了二十二套西装，卖得一千多元人民币，已经记在账上。她对这两个陌生人不怀疑了，便问“你们需要什么货？”

“首先得问你有什么货？”

“有西装、套裙、运动衫、太空裤……”林姑娘一一地数

出了货物的名称。

“先看一看啰！”

“那你们就等一等吧。”说着，扭动着肥胖的腰肢，袅袅娜娜地进到卧室里拿钥匙，然后把另一间房子的门打开。趁着房门打开的瞬间，高个子男子把头一伸，想看个究竟，但“嘭”的一声，林姑娘已顺手把房门从身后关上了。过了一会儿，她才双手抱着满满一抱衣物走了出来，但随后她用手一带，房门又关上了。

嗨！男女老少、春夏秋冬各色时装应有尽有。那两个青年显得很认真、很在行地翻弄着，不断地发出了品评：“这西装样子有点旧，大反领、衣裾还是直的，现在流行的是小反领，圆衣裾。”“这太空褙也过时了，尤其是带袖的已没有人穿了，不带袖的马甲倒还有人要。”“这套裙的颜色怎么都是灰的，灰色已经不流行了。”

林姑娘见他们净挑毛病，有点不高兴，便说：“这些衣服在香港、深圳，样式是有点旧，可是拿到内地却还是最时兴的。这生意你们到底想不想做？”

“怎么个做法？”

“批发嘛，八折优惠，代销嘛，一套西装给十港元代销费，一件夹克、太空衣给五港元吧……”

两个男青年交换了一个眼色。“好啦，今天我们先问问价，回去商量商量再说吧！”两个人边说边起身，走到了门口，高个子男青年突然站住，笑嘻嘻地问：

“林姑娘，你是汕头人，却怎么来到了深圳，住进了友谊

大厦？你是给香港哪个老板做生意的呀？”

“这个你就不必问了，问那么多干什么？你们又不是来查户口的？”

“啊，对不起！我们是想最近抓走私抓得很厉害，问清了来龙去脉，心里好有个底呀。”

林姑娘显得理直气壮的样子。“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正路货，都是堂堂正正经过海关检验以后带过来的。”

“这就更好了。拜拜！”他们一挥挥手，从永星阁六楼走了出来。

两辆摩托车风驰电掣而去，驶过几条街以后，在红岭路荔枝公园斜对面一幢门口挂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深圳市支队”牌子的办公楼门口停住。

这时三楼“支队长办公室”里，正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军人，虽然岁月已在他古铜色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棱角分明的皱纹，可是他身体十分壮实，显得精力充沛；他的鼻梁上虽然架着一副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可是在那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就象老鹰的眼睛一样锐利；他的耳朵虽然塞着一个助听器，可是他的听觉非常灵敏，从不放过来自外界的一点点可疑的声音。这位老军人就是在公安战线战斗了三十多个春秋，被人称为“边防之鹰”的副支队长赖马带。赖副支队长见那两个穿着便装的男青年走了进来，便高兴地说：

“梁参谋、黄参谋，情况怎样，坐下谈谈吧！”

原来那两个到友谊大厦看“货”的青年，并不是推销走私

货的“马仔”，而是武警深圳市支队司令部边境管理股的参谋，一个叫梁振辉，一个叫黄小凡。不久前，他们抓获了一个推销走私手表的“马仔”赵汉阳，他在供词里讲过他还曾替友谊大厦永星阁六楼D室的林姑娘，推销过二十二套西装。赖副支队长从这个蛛丝马迹里好象觉察到，在友谊大厦里，可能隐藏着一个做走私买卖的黑窝，因此便让梁参谋、黄参谋先去做一次化装侦察。

“友谊大厦永星阁六楼D室，确有一个林姑娘，也有一间藏香港服装的房子，可她不让我们看。那个林姑娘态度很镇定，一口咬定这些衣服都是正路货，是经过海关检验，堂堂正正地带过来的。这样就很难说她犯了什么法。”

“犯不犯法，查清楚了才能下结论。一个内地来的姑娘怎么能住进专门租给港澳同胞的住宅楼？她又是在替谁做生意的？你们不觉得这一切很可疑吗？”赖副支队长浓眉紧皱，深思熟虑以后果断地决定：“先查查她的户口。”

深圳市的夜是五彩缤纷的：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上华灯闪烁，各式各样的车子在马路上拉出一道道光的彩带，豪华酒家的舞厅里不时飘出节奏强烈的迪士高舞曲，公园里、大街上一对对的情侣并肩漫步，喁喁私语……

车流中，一辆绿色的警车驶向了友谊大厦。

“叮当！叮当！”清脆的门铃声响过了好久，才有人懒洋洋地起来开门。房门开处，林姑娘穿着一身宽松的绣花睡袍，睡眼惺忪，很不高兴地低声嘟囔：“都一点多啦，还来……”话没讲完，抬头看到几个身穿橄榄色警服的陌生人站在

眼前，立即愣住了，她结结巴巴地问：“你们，你们是……”

“我们是来查户口的。”身材高大，腰杆笔挺，样子十分威武的边境股长廖桂生边回答边问：“你们这一户有几口人？”

“我们这一户有两口人。”一个暗哑苍老的男低音从卧室门帘后面传了出来，紧接着钻出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头子。这个老头子长着一个斧头形的瘦长脸，黝黑的皮肤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着黑色的睡衣裤，神情瘦弱疲惫，好象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看上去足有五六十岁，他和他跟前站着的那个乳房高耸，屁股滚圆，细皮嫩肉，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林姑娘相比，不说是爷孙俩，也象是父女俩，这样的一老一少怎么能睡在一间房子里，睡到一个床上去呢？

“你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关系？”

“我叫马振城，她叫林莉，她是我的——我的老婆。”老头子说话吞吞吐吐，显得有些惊慌。

“你们是夫妻俩？”廖股长边说边查户口登记簿，“怎么这上面只有马振城的名字。”

老头子更慌了，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们是……是最近才结婚的。”

“那么，请把结婚证拿出来看一看。”

这下子他俩都慌了手脚。那个叫马振城的老头子慌不择言地说结婚证在林莉梳妆台的抽屉里，而林莉却说结婚证已被马振城带回香港去啦，最后他们俩只拿出了一张在广州合照的像片。

捉住他俩的马脚以后，廖股长马上沉下脸来，“你们拿不

出确凿的证据，年龄又相差这么大，怎么能叫人相信你们是合法的夫妻。”

姑娘情急了，也就顾不得羞耻，涎着脸皮说：“年纪大一点怕什么，只要我喜欢他就行！”

廖股长不理睬她，转过脸严肃地对老头子说：“马振城，你不老实说清楚你们的关系，待我们查清了，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法律无情啊！”

听了这话，马振城脸上变了色，连忙说：“我坦白，我是香港振丰时装店的老板，老婆前几年死了，想再娶一个，林莉她是揭西县人，愿意嫁给我，我俩正准备到政府去登记。”

“你们没有登记就同居，是非法的！”廖股长威严地宣布。“还有，马振城你从香港过来，没有申报户口，也是不合规定的。现在你先把你的回港证件交出来，老老实实在地听候处理！”

马振城犹豫了一下，才双手哆哆嗦嗦地把证件交了出来。

“你们那两间卧房里还有没有人，我们还要看一看。”副股长黄源才接着说。

“好的！好的！”马振城只好开门让他们检查，只见卧房里摆着一张西式的沙发床，床上被褥凌乱；床边是床头柜，上面散放着一盒避孕套，另一边摆着一个铁皮保险柜；房的一角是梳妆台，上面摆满了唇膏、胭脂盒、香水。在那另外一间轻易不让外人窥视的房子里，他们看到了满满的一屋子衣服，有挂着的，有堆放的，各色时装都有。

“嗨！这里简直是一个大时装店的仓库！这些衣服是从哪里运来的啊！”

“都是从海关带来的。”马振城直点头哈腰。

因为他们是以查户口的身份出现的，没有办搜查证，不好做进一步搜查，这次的“查户口”就这样结束了。

林莉通过马振城住进了友谊大厦，并且替他推销时装，这一点查清楚了。可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肉体献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难道她真的喜欢他吗？那么多的衣服是怎样从香港运进来的？他们做的买卖算不算走私呢？赖副支队长一根接一根地吸着烟，陷入了沉思，凭经验他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把烟蒂一扔，决定打破沙锅——问到底，进一步采取行动：搜查！

第二天上午，马振城和林莉在永星阁正急急惶惶如热锅上的蚂蚁，廖股长等又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亮出了搜查证，立即对这一套住宅进行彻底搜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在那间作贮藏室用的房子里，查出了西装一千四百四十一套，毛里大衣一千二百一十四件，短大衣三百五十件，风衣八十六件，各种衬衣九百四十四件，尼龙布六十六块（每块七米），尼龙袜八十打，还有冬虫草二十五斤，白花鱼胶四十二斤，枸杞十斤，人参须四十斤；在那间卧室里，搜出了人民币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五元、港币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元。可是凭着这些还不能断定他们犯了罪，问口供马振城和林莉又一口咬定那些药材是从市场上买的，那些衣服是经海关允许合法地带进来的……廖股长沉思了一会说：“注意搜查文字资料。”突然梁参谋从抽屉的夹缝里掏出一本“流水簿”。见到了这个账簿，马振城有些着急了。廖股长翻了翻，讥讽地说：

“你们说这些衣服是经过海关带进来的，我们可以相信你们的话，可是对这本账簿你又有什么话说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啊！”马振城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这本“流水账簿”送到了赖副支队长的桌上。他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看了又看，只见上面逐日记载着：“××带来西装×套，付给佣金十二港元，带去冬虫草×斤。”他数一数账上一共有七十多个名字，有一天来一次的，也有两天、三天来一次的。数着数着赖副支队长高兴得拍案笑道：

“原来他们是这样利用‘合法’手段走私的呀！真是挖空心思，有孔就钻！”他命令廖股长，“马上逮捕马振城和林莉。哈哈！这个案破啦！”

当天马振城和林莉就被逮捕。被捕后，经过几次审讯，他们交代了如下的走私犯罪事实。

那是一个春雨潇潇的傍晚，在广州市西堤新亚酒家五楼的一间套房里，一个穿着毕挺西服、头发斑白的老头，坐在丝绒沙发里，悠闲地抽着烟，吐出了一个又一个烟圈，回味着近来他所遇到的一件件赏心乐事。

他就是马振城，在香港九龙开了一间小时装店，前几年生意不十分景气。他从各方面得到了一个信息：大陆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内地青年也讲起时髦来，都喜欢买香港时装。按海关政策规定，回来探亲的港澳同胞可以携带少量免税衣物馈送亲友。马振城见这些年来一些人做走私买卖，大发了横财，他心里痒痒的。心想人家大老板有大的做法，我这个小老板只能念“小”字经。于是他便抱着碰碰运气的心理，隔

三岔五地把店里那些滞销衣物，带回广州来销售。没想到他带回来过时货，都被抢购一空，把他那间小店的生意也带活了，真是货如轮转，财源广进。尝到了甜头以后，他就频繁地来往于香港——广州之间。日子长了，慢慢地他就觉得自带自销太费时费力，把货卖给贸易货栈或二道贩子吧，自己又不能多赚一些。心想：如果在内地有一个代理人替他销售货物，那就太好啦。这天他在九龙茶楼喝茶的时候，无意中对他的朋友蔡明谈起了这件事。蔡明说：“正凑巧，我家乡有一个远房外甥女，名叫林莉，中学毕业后在家里呆着。前几天才给我寄来一封信，叫我在深圳、广州替她找份工作做。把她叫来做你在广州的代替人，推销香港时装，不正好么！”马振城听了十分高兴，便催他赶快写信给他外甥女。蔡明对他做了个鬼脸，诡谲地说：“你呀！人老心不老，可不要在我外甥女身上打主意啊！”马振城色迷迷地故作正经说：“你说到那里去啦，我的年纪一大把啦，况且儿孙满堂，那还敢作什么非分之想啊！”经过了蔡明的撮合，约定林莉今天前来广州新亚酒家会面。现在他正翘着二郎腿，象姜太公钓鱼，等着愿者上钩。

“笃！笃！笃！”一阵敲门声把马振城从梦想中惊醒。马振城赶快去开门，房门外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虽然田间的劳作使她的皮肤显得有些黝黑粗糙，穿着打扮也脱不了乡下的土气，可是毕竟是含苞待放的黄花闺女，眉清目秀，五官端正，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

“请问，这里有一位香港来的马伯吗？”姑娘手提着一个

人造革旅行袋，怯生生地站在门口打问。

马振城连忙堆着笑脸：“我就是，我就是。你是揭西来的林姑娘么？快进来呀！”说着就殷勤地帮她提旅行袋，请她进门。

姑娘热情地说：“马伯，你没有失约，真叫我高兴！刚才汽车一进市区，我的心就直嘀咕：要是你香港有事回不来，或者我没有找到你，那可怎么办呢？我这一辈子还是头一次出这样的远门，在广州又举目无亲。”

马振城笑嘻嘻地说：“现在你就不用担心啦，今后马伯我就是你的亲人啦！啊哟，请坐，喝茶，坐了一天汽车辛苦了吧！我看你满身都是灰尘，还是先到卫生间去洗个热水澡。那里有个电热水器，我已经把它打开了，一拧水龙头，热水就会出来了。这次我带回来许多当前香港最时兴的衣服，你就随便先挑几件穿吧。”马振城热情地搬出了尼龙裤袜、衬衣裤和艳丽的女外套、高跟皮鞋。

一时间，林姑娘感到眼花缭乱，不知道该拿还是不该拿。她的眼睛盯着一套褚红色的西装套裙不愿离开。她记得她的一位女同学曾穿过同样的一套，说是香港的姨妈给的，那时她着实羡慕了好一阵。现在这日思夜想的东西就摆在眼前了，她却又不敢伸手。

见到这个情景，马振城连忙笑着说：“今后我们一起做生意，就是一家人啦，还讲什么客气！”

马振城的话使林姑娘感到亲切温暖，心里暗暗地说：“谢天谢地，这可遇上好人啦！”